

蚀心 绝恋

贰

淡漠的紫色 / 著
DANMODEZISE
WORKS

天上的一颗星，地上的一个人，
你我之间原本隔着浩淼星辰。

你那么耀眼，我无法不看你，即使化作流星陨落，
我也要竭尽全力地撞向你……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蚀心绝恋^上

INHIBITION
OF HEART
LOVE

②



淡漠的紫色 / 著
DANMODEZISE
WORKS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蚀心绝恋. 2/ 淡漠的紫色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 .

ISBN 978-7-5399-7290-9

I. ①蚀… II. ①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54721号

书 名 蚀心绝恋 2
作 者 淡漠的紫色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崔 悦 王雪思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50千字
印 张 32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,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290-9
定 价 55.0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淡漠的紫色

华语言情圈金牌作家，纵横文坛六年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故事。其对爱情阐述细腻婉转，缠绵悱恻，擅于营造令人窒息而畅快的阅读体验。因其“虐恋情深”写作风格，被读者亲切地诟为“虐神”，使读者被虐得痛彻心扉之际又忍不住大呼过瘾。作者性格开朗聪慧，有天塌下来当被盖的乐观，故其小说也传达了一种善良坚强、勇往直前的精神，不管过程多艰苦，结局必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

代表作《缠绵不休》火爆热销后，新作品《蚀心绝恋》卷土重来，其网络阅读点击数高达千万，粉丝庞大，荣登各大榜单，将进一步引领华语文坛新热潮。

新浪互动微博：

<http://weibo.com/danmodezise>

腾讯互动微博：

http://t.qq.com/purple_candychan

悦读纪官方微博：@悦读纪

悦读纪官方博客：
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yueduji>

悦读纪豆瓣小站：

<http://site.douban.com/107787/>

悦读纪官方微信：





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，她决心委身魔鬼，
嫁入豪门，戴上王冠。
就注定要承受蚀心之痛，走出一条血路，
与他上演一场辗转反爱……

出版统筹：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：李文峰 崔 悦
责任编辑：姚 丽
特约编辑：崔 悦 王雪思
封面摄影：暴暴蓝
装帧设计：梁 霞



—— 阅读改变女性 · 女性改变未来 ——



① 目录
CONTENTS

- 01 甜蜜之始 / 1
- 02 真相大白 / 38
- 03 怀上宝宝 / 91
- 04 迷雾层层 / 143
- 05 激情压抑 / 181
- 06 自强自立 / 216



目录
CONTENTS

07 男人最痛 / 245

08 发现秘密 / 300

09 一年之约 / 340

10 飞来横祸 / 390

11 扭转乾坤 / 436

12 诞下麟儿 / 463

甜蜜之始

凌语芊更加震撼，心里头像是砸下一块巨石，突如其来的重量，令她即便是躺着，身体也摇摇欲坠。

自己……自己在他面前说过天佑？昨晚，她喊了天佑的名字？而且，让他给听到了？

凌语芊多希望这不是事实，同时也不停地在想，自己当时是否真的这样喊过，而结果证明，的确是，果然是！

自己根本就是陷在天佑给予的柔情里，尽管他已经恢复原本的身份成了贺煜，自己依然潜意识里把他当作天佑，那个曾经给自己无尽宠爱和疼惜，令自己深深迷恋，陷得不可自拔，以致念念不忘的天佑。自己清醒的时候，尚能抑制感觉，当情迷意乱，特别是昨晚那种情形之下，便再也顾不得，情不自禁对他喊出了天佑这个刻骨铭心的名字。

瞧着她瞬息万变，却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他锐利眼神的一个个表情，贺煜的心是下沉的，怒火却是高涨的，一把无名火迅速从两肋蹿起，对她苍白的容颜射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寒光，连同那声音，也是经由怒火中穿过而迸发出来的，“我是你的老公，你就算要念念不忘，也应该是我，爱的男人，也该是我；你叫的，更要是我的名字，而非什么天佑！”

天佑二字，他加重语气，说得咬牙切齿，带出来的怒火，几乎要将这个名字烧毁掉。

周围明明只有空气，凌语芊却感觉有无数道锋利的尖刀直插过来，刺中她的脸、她的身体、她的手脚，甚至，刺进她的心窝里去！令她浑身发抖、哆嗦、战

栗。她不知如何是好，迎着他那杀人般的眼神，她想逃，想逃离这个令她不知所措的空间。

对，逃！

逃了，就不用面对他的质问，不用面对他那凌厉精明的眼神，不用被他探究盘问，然后，承受无法预测的后果。根据目前的种种情况，极有可能令自己痛彻心扉，甚至绝望崩溃。

想罢，凌语芊使劲推开眼前的高大身影，刻不容缓地准备跳下床。

可惜，她的脚跟才着地，又马上被他那强劲有力的大手给拽住，下一秒，重新把她拖回到床上，再次压住她。

“现在，我再警告你一次，你已经是我的人，是我贺煜的妻子，从今后，你只能属于我。记住，我的名字叫贺煜，是你的丈夫，是你这辈子唯一一个可以放在心中的男人，至于那个什么天佑，不管你曾经和他有过什么关系和过往，都给我忘记，给我从你记忆里剔除，不准再有任何记挂和思念，更不准再提起，明不明白？知不知道？有没有听到？！”他俊颜阴沉，雕刻般的五官更加冷酷，目光幽冷如大海，浩瀚而深广，让人看不到尽头；沉重健硕的身体，紧压着她。

凌语芊被他压得生疼，疼得她混沌的脑子有了略微的清醒，感受着他的熊熊怒火，她忽然间也很想朝他这样吼出来：

不，我不会忘记天佑，我才不要忘记天佑，他是我的生命，是我的灵魂，我爱他，永远都爱他，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都爱着他，这辈子，只爱他！下辈子，还要爱他，下下辈子，下下下辈子，爱到天荒地老，爱到海枯石烂。

还有，你就是天佑。贺煜，你就是天佑，天佑正是你，我念念不忘的男人，也是给我带来无尽伤害的男人，给我无数希望但总是以失望和绝望收场的男人！

曾经，你许过承诺，会疼我一辈子，爱我一生一世；你说过，会让我成为这个世上最幸福的女人；你说过，这辈子只会对我好；你说过，你的身和心也都仅属于我；你说过，你的笑容和温柔，只有我才能看到；你还说过，你的才华只会为我展现，这辈子，你只会为我做裙子！

结果呢，你所说的话，没有一个兑现。你的承诺，都是虚无缥缈的，都是骗我的，都是哄我的，都是……

你可知道，从天堂堕入地狱的感受是怎样的吗？粉身碎骨，痛得浑身抽搐，痛得无法呼吸，痛得直想死去，却又死不了，只能在不见天日的痛苦深渊里苦苦挣扎，苟延残喘。

凌语芊滚烫灼热的泪，瞬时之间，盈满了酸涩的眼眶，紧接着，夺眶而出，滑过无限哀痛的脸庞。曾经被她努力淡忘和压抑的痛楚、哀伤、凄凉、委屈和怨恨等

情感，像是决堤的洪水，一下子全都冲上她的心头，泪水随之流得更猛更凶，更加凄楚。

她先是无声地落泪，接着抽噎，最后，哭出声来。

她一瞬不瞬地盯着他，最后，还是没有说出这些话，只因那些限制，种种束缚和无法估计的严重后果，使得她的冲动只维持片刻便退缩，不敢告诉他真相。

贺煜则已经被震得目瞪口呆，整个人像是突然没人泪海，连同刚才那怒气，也被她连绵不绝的眼泪给浇灭。

这……这是怎么了？明明错在她，她却表现得极度委屈和悲痛的样子，仿佛错的人是自己，仿佛自己辜负了她，且伤透了她的心。

她该不会是猜到自己舍不得她哭，舍不得她伤心，所以故意这样博取自己的怜爱与疼惜？

真是不可理喻！

而自己更是莫名其妙，就这样被她的眼泪给触动了心弦，怒气已然消失，剩下的只有后悔、心疼、怜惜。自己竟然后悔追究她和那个天佑的事，心疼和怜惜她的悲伤痛哭。

该死，真是该死！而最最该死的人，是天佑，那个杀千刀的天佑！

贺煜懊恼沮丧，方寸大乱，在心中对天佑二字骂了无数遍。正好此时，手机震音划破空气里的寂静。

是他的手机来电，响个不停，嗡嗡声一下接一下，捣鼓人的心，让他不得不去接听。

由于他刚才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故这次他无须再下床，只翻转一下身子，长臂一挥捞起手机，带着烦躁按了接通键。

是母亲季淑芬。

她又在追究昨天的事，还问他什么时候回去，恨不得他能立刻回去。

贺煜即时变得更加心烦气躁，语气比昨天更不耐烦，“妈，接下来要是没什么要紧事，请别再打电话过来，事情忙完，我自然会回去。就这样！”

没等对方回答，他便挂了机。然后，他关掉手机，重新躺正身体，不一会，他就睡熟了。

而她毫无睡意，只睁着清澈明亮的大眼睛，紧紧盯着天花板上静静闪耀的小灯，直到天亮。

宁静的晨曦，把窗帘染白，她起身，走到窗户那儿，拉开窗帘，让自己沐浴在柔和的晨曦和新鲜的晨风中。

少顷，她渐渐不满足于此，大概梳洗一番，换上一袭干净的裙子，拿起手机，

离开房间，乘坐电梯直达一楼。

五星级酒店都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，早晨万物苏醒，生机勃勃，百花开始争艳，正好，这园子里也有栀子花。看着洁白淡雅的它们，她不禁想起华语茵昨天给自己展示的那件白色裙子，想起天佑为自己亲手制作的玫瑰花裙，尚未平复的痛，再次席卷而来。

她取出手机，拨通采蓝的电话。采蓝正起床准备上班，故很快便接通，首先对凌语芊这么早打电话给她感到惊讶和担心。

“语芊，早安，这么早打电话给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”采蓝清脆的嗓音随着电波徐徐传来，隐隐透着关切和紧张。

凌语芊稍作思忖，毅然道：“采蓝，他来了。”

“他来了？谁？贺煜吗？语芊，贺煜来B市找你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噢，太棒了。算他识趣，还知道来补救。”采蓝心情一轻松，马上恢复其顽皮的个性，揶揄道：“他昨晚到的吗？那你们和好了？”

凌语芊樱唇一扯，不再吭声。

采蓝渐渐地意识到一些事，不由得收起玩味，急切地问：“语芊，怎么了？难道我猜错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快告诉我，语芊，快跟我说。”

凌语芊沉吟片刻，说出了昨天的事，说完后，整个人再次被浓浓的悲伤给包围住。

冯采蓝了解情况后，果然是先对贺煜痛骂一顿，紧接着回归正题，自个儿分析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那个女孩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一定不浅，不过，同时也说明，他虽然失忆了，但潜意识里，还是存在某些习惯和才能。”

凌语芊不语，悲切更甚。采蓝只是听自己说，便能确定他和华语茵的关系不寻常，看来，他真的很可恶！

“不过语芊，目前最困扰你，最让你不知所措的，其实并非华语茵，而是天佑的存在让贺煜知道了吧？哎，这男人真是，自己吃自己的醋，还爆发到这种程度！他要是知道天佑就是他，知道让你念念不忘的男人就是他，不知会有怎样的反应呢。”冯采蓝继续往下说，忽然稍顿，“语芊，其实……你有没有想过，不如就此把真相说出来？”

把真相说出来？凌语芊单薄的身子，禁不住地一抖。

冯采蓝也稍停了片刻再继续，“我们之前不说，是因为你才嫁给他，如今，看他这吃醋样子，百分之百是爱上你了！兴许程度不及天佑，但只要有爱，事情就好办。你可以先说你和他分手那部分，堕胎的事，以后再算。说的时候，你尽量有多

惨就说得多惨，有多委屈就说得多委屈，说你是身不由己，说你和他分手后，这几年怎样度日如年，怎样痛苦煎熬，怎样生不如死……”

“呃……”凌语芊忍不住长吁一声。

冯采蓝又是一顿，呵呵两声笑，恢复严肃和认真，“虽然我说得有点夸张，但事实上这几年你真的极不好过不是吗？男人最怕的，就是女人的眼泪攻势，到时你务必发挥这个优势。他看你梨花带雨、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就算心中再有气，也会被心疼给冲走。”

“万一他不信呢？”凌语芊出声，终于正式回应，语气悲观得很，“贺煜说了，贺煜知道的话肯定会去调查，而结果会跟贺煜一样，什么也查不到，那么他会认为我说谎，认定我编造故事来欺骗他，结果必定更糟糕。”

冯采蓝一听，再度安静，且这次足足有一分钟之久，然后骂出一句：“可恶，到底是谁封锁了这些消息呢？封锁这些消息，有何目的和用意呢？”

这个问题已经困扰纠缠了凌语芊很长时间，任她想破头都想不到结果。

“采蓝，该起床了，再不快点要迟到了。”

两人正都苦苦冥思间，一声响亮的呼唤，打破沉默。

凌语芊听出那是采蓝的母亲的声音，于是道：“采蓝，对不起，耽误了你的时间，你快去准备上班吧。”

“呃，没事。别管我妈，她就是个急性子，时间早着呢。”冯采蓝忽然想到另外一件事，“对了语芊，你和天佑交往期间，应该有拍过照吧？譬如手机、相机或者贴纸等，有相片，就可以证明你们的过往。”

可惜，凌语芊讷讷地回了“没有”二字。

和天佑从相识到分手，将近五个月，情侣间各种行为和趣事都做过，当然也包括拍照，但由于担心被家人发现，那些相片只存在于天佑的手机，导致他当年失踪后，自己只能靠记忆重温他的容貌言笑，又或者，从那些素描。

素描……对了，他的素描画像……

凌语芊想到此，小脸即时一亮，但很快又暗淡下来。

素描顶多能证明自己见过他甚至认识他，而根本证明不了自己和他的亲密关系。

“语芊，那个封锁消息的人，你说会不会是贺云清？”冯采蓝脑子转得果然够快，一会儿想到这儿，一会儿想到那儿，“你当时不是纳闷贺云清为什么会安排你和贺煜结婚吗？实情就是他早知道你 and 贺煜相爱过，知道你是真心爱贺煜的人，于是安排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！”

越说，冯采蓝越发兴奋和激动，“不错，一定是他了。这下事情好办了，有贺

云清证明，贺煜没理由不信。”

爷爷？封锁消息的人是爷爷？凌语芊也激动起来。其实，她也曾想过封锁消息的是贺家，想到是爷爷和贺煜的父母，但后来经过观察，便把贺煜的父母排除掉，只剩爷爷。

但她终究想不明白，爷爷为什么要封锁消息？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爷爷去抹掉贺煜那二十多年的生活。另外，假如爷爷知道自己和天佑相爱过，自己问他关于贺煜三年前的事时，他为什么避而不谈？假如他知道自己真心深爱贺煜，他更应该对自己坦诚，告诉自己他的苦衷，好让自己帮他一起保守这个秘密呀。毕竟，他不可能笃定自己不说出那段过往的。

所以，爷爷恐怕也不可能。他要是知道自己和天佑的事，至少，会提醒甚至警告自己，不得说出去的。

“采蓝……采蓝呀……”采蓝的母亲又来催促了，声音还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。

凌语芊再一次回神，又道：“采蓝，咱们就先谈到这儿，这事我再好好想想。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妨碍你上班了。”

“没事，真的没事，你怎么又跟我客气？”冯采蓝紧接着安抚，“语芊，这事虽然暂时还想不到解决的办法，但你也别太难过和焦急，我想贺煜昨晚只是当场发火而已，你先观察一下情况，还是不行的话，那最坏的打算就是豁出去。不管他信不信，你都把真实情况说出来，让他去查，让他去愁。贺煜查不出，不代表他也查不出，就算他真的查不出，就算封锁消息的人不是贺云清，最多离婚收场。反正你之前就想过离婚的。”

凌语芊稍作思忖，轻声应了一句嗯。

冯采蓝于是转到另一个话题上，继续由衷地劝解：“至于那个华语茵，你也别太在意。不错，天佑是给过你承诺，但你要记住，事情发生了突变，他和华语茵共同制作裙子，是在他失忆的情况下进行，故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不算违背诺言，你还是天佑心目中的唯一，明白吗？”

凌语芊又是一怔，答道：“嗯，我知道了。你去忙吧，我们晚上再聊。”

“好，那先这样，有事随时打给我。”冯采蓝见该说的都说了，便也收线，准备让好友再自个考虑考虑。

于是，这通维持了将近半个小时的电话，彻底结束。

凌语芊握着手机，继续沉思了一会儿，猛地又举起手机，准备拨给贺云清，谁知，她才按了号码手机就没电自动关机了。

她先是愣了愣，随即仰头看向蔚蓝晴朗的天空。自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问个

究竟，结果却是手机没电，拨打不出去。看来，这是天意，封锁消息的人，真的不是爷爷！

那么，是谁呢？那人冲着自已而来呢，或者，冲着贺家？那人这样做，是善意的呢，还是恶意？看情况，应该是恶意，那自己要不要说出来，好让贺家有个准备？

思来想去，凌语芊终于下定决心，准备回酒店就跟贺煜说清楚。

采蓝说得没错，不管事情真相如何，不管当中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情况，对自己，结局不外乎两种：一是贺煜相信了，自己苦尽甘来；二是贺煜不信，自己和他决裂，以离婚收场，彻底解放。

握住手机的手，开始颤抖起来，且愈加强烈，凌语芊视线从高空收回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对眼前的梔子花再深望一眼，转身准备回酒店。

不料刚走几步，她碰上一个预想不到的人。

高峻！

高峻竟然会在这里出现！他，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？

“芊芊，早安。”高峻笑脸如昔，温柔似水，简直可媲美令人心旷神怡的晨风。

凌语芊尚未能从震撼中走出来，故没立即回应，只继续呆呆地看着他。

“星期三B市有个大型地皮拍卖会，我便过来看看。”似乎看出她的疑惑，高峻解释着。

凌语芊则更加震颤。拍卖会……星期三……不正是贺煜所说的那个准备让潘景阳下台的拍卖会吗？高峻怎么会参加？她记得，高峻说过他是专门收购公司的，莫非，他来是为了收购潘景阳私下开的地产公司？可是，他怎么知道潘景阳会下台？难道是……贺煜跟他说的？

高峻一直目不转睛，默默打量着凌语芊千变万化的小脸，忽然发出邀请，“你应该还没吃早餐吧？有没有兴趣一起？”

凌语芊满腹思绪依旧，不由自主地答允，重新迈开脚步，随他走到酒店一楼的某间咖啡厅。

彼此都点好了餐，高峻找到了话题，“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你，你是跟……贺煜一块儿来的吧？”

凌语芊定定注视着他，颌首。

“刚才看你面色不是很好，神思恍惚，郁郁寡欢的样子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对了，你这么早来花园，又是一个人，该不会和贺煜吵架了吧？”

想不到他还是那么料事如神。凌语芊面色一怔，随即轻轻摇了摇头，撒谎道：

“没，我今天起得早，忽然想下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我和他没什么事，谢谢你的关心。”

“呵呵，那就好。”高峻也不多问，眼底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。

“你呢？你来参加这个投标会，是不是有生意要做？”凌语芊把话题转到他的身上，若无其事地问。

“如果我说没有，你信吗？”高峻先是模棱两可地揶揄一句，随即收起玩味，解答，“实不相瞒，我的确是来相公司的，不过呢，暂时还没有确切的目标，我只是来了解一下各个公司的情况而已，这也是收购工作其中的一个程序。”

凌语芊高悬的心随之放下，看来，是自己多疑了，他的目标并不是潘景阳。其实想想也能知道，贺煜和他水火不容，又怎么会跟他合作，更不会把这么机密的事告诉他的。

凌语芊定神，又随口问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打算几时回G市？”

“昨天到的，如无意外，应该周四的飞机回G市。”高峻又是答得不假思索，接着反问：“你呢？什么时候回去？”

凌语芊怔然，不语。

高峻不由呵呵一笑，“瞧我问的，你和贺煜一块来的，应该没那么快回去，会趁此二度蜜月？”

“我和他，没有度过蜜月。”凌语芊忍不住幽幽相告。

高峻笑容凝固，看着她，暗黑的眸色显得更深暗了，而且，涌动着一丝怜惜之情。

接下来，彼此间都不再说话，凌语芊已经别开了脸，环视四处，最后看向窗外。那儿正好是个池塘，许许多多的金鱼在游来游去，自由自在，怡然自得。

一会儿，侍应把食物端上来了，凌语芊点的是一碗粥，高峻则是一块三明治。

“来，趁热吃吧。”高峻借此打破沉默。

凌语芊颌首，低垂下头，默默地吃了起来。

高峻拿着三明治，两边手肘搁在桌面，边悠然地吃，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，好几次，欲言又止，后来，忽然想到把话题转移到凌语芊的身上，“薇薇她最近怎样？还可以吧？”

果然，凌语芊马上抬头，“嗯，老样子，谢谢。”

“对了，我那天经过G市的东山区，发现有个社区是专门为智障人士开设的，你要不要叫薇薇去一下？多和大家交流，对薇薇来说是一件好事，而且，在那里没人会歧视她。”

凌语芊听及此，更是来了劲，美目顿时像是染上亮彩，闪闪发光，“真的吗？”

在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好像是叫……唯爱家园！靠近……靠近……”高峻面露难色，尴尬地摊开一只手臂，“哦，这具体的地址，我也不知怎么描述，你知道，我来G市时间并不长，不过呢，我懂得怎么开车去，你想去的话，下次我带你们去？”

“嗯。那我们回G市后就约时间？”凌语芊事不宜迟地约定。

“行。随时都可以，你只需提前一天给我电话，我都会奉陪的。”高峻也毫不犹豫。

凌语芊抿唇一笑，由衷道谢。

“不用客气，我们是朋友嘛。再说，我也希望薇薇能多点快乐和欢笑的。”

凌语芊听罢，霎时又是一阵深深的感动，凝望着他，美眸蓄着水汽，渐渐地，情不自禁地想到贺煜。想到贺煜从来没有这样关怀过薇薇，于是乎，她唇角一扯，勾出一抹悲凉凄楚的淡笑。

高峻默默注视，数秒后，提醒她继续吃粥。

彼此间又有了一段时间的静默，直到两人都解决掉眼前的食物。

高峻边抹着嘴，边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今天有什么行程，是工作呢，还是玩？”

“暂时还不知道。”凌语芊也手捏纸巾，轻轻擦拭着唇角，低声地应。

高峻沉吟一下，道：“我今天暂时没有特别的行程，你如果想找个人谈话，随时可以打给我哦。”

凌语芊眸光一闪，不给任何答复，开始告辞，“我还有点事，得先走了。再次感谢你的早餐。”

“不用谢。对了，这几天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？说不定，有时候我也需要找人倾诉哦。”高峻语气转为意味深长，继续一瞬不瞬地盯着她。

凌语芊略略一愣，而后，毅然点了点头。

高峻于是笑了，笑容与他以往的招牌式笑容有点儿不同，然后，他招手，叫侍应来买单。

凌语芊便稍等片刻，待他结账完毕，与他一起离开咖啡室，在酒店大堂分别，她回住房，他则继续站在大堂，目送着她慢慢远去的倩影，满眼复杂的神色……

另一厢，豪华气派的总统套房里，沉睡中的贺煜做着梦，一个几乎令他心胆俱裂的噩梦。

梦里，凌语芊忽然要和他决裂，任凭他如何挽救，甚至威逼利诱，她都无动于衷。

最后，他不惜对她下跪，结实的大手紧紧揪着她的裙摆，苦苦哀求：“芊芊，